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三十回 拐鉅款喜來遁跡 進京都爵興登程

卻說熊阿七匆匆走來，對爵興道：「這事千真萬確的了！我在譚村，依計而行，天天晚上，到梁家去打聽。每夜到了三更時候，天來的母親，便出來燒香拜神，口裡喃喃的，不知禱告些甚麼。我在房頂上，風又大，聽不清楚，一連幾夜，都沒有頭緒。昨日君來回家去，等他母親燒過香，方才回房，我便落將下去，在窗外去聽他說話。只聽見君來說得一句道：『這全虧了姓蔡的，不是他贈了盤纏，哥哥怎麼去得成呢？』」又一個女子道：『去便去了，但不知這個冤伸得成伸不成呢？』又聽得君來道：『這可難說了！如果他有本事，弄到皇帝也受了他的賊，那真是天命了！』你想這不是千真萬確的麼？」說著便要辭去。貴興道：「你左右是沒事的人，就在這裡住幾天何妨呢？或者早晚有事，也未可知。」阿七道：「本來可以在這裡，我本來是沒事的人，但恐一會宗孔大叔到了，我實在怕見他。」爵興道：「怎麼？你們鬧翻了麼？」阿七道：「翻是沒有翻，只是他的說話很難聽，還是不聽的好。」貴興道：「他說什麼話來？」阿七道：「又何必再提呢？」爵興道：「凌大爺問你，就說說也不妨。」阿七道：「我們自從認得凌大爺之後，多承大爺的照顧，這是我們眾兄弟都是一樣的，前回肇慶府翻了案回來，凌大爺格外恩典，拿出若干銀子，分給眾兄弟，一來壓驚，二來酬勞。當日到堂，本來沒有我的事，大爺卻分潤到我，我不合受了過來，此刻宗孔見了我，要就不提及翻案的事，一提起時，他開口就是甚麼『不要臉的無功受祿』，閉口也是甚麼『不要臉的無功受祿』。我想這是大爺的恩典，與他甚麼相干？何苦要常常糟蹋我，取笑我呢？我這幾年鴉片煙吃的多了，把那火性子都減盡了，要是前幾年的脾氣，我早就打他了。」貴興道：「這個你何必同他計較！他來了，我說他幾句，叫他以後不要如此就是了。」爵興道：「說也奇怪，他近來不知怎樣，專喜歡得罪人，我同他無怨無仇的，他卻也是苦苦的糟蹋我。他單知道說『無功受祿』，倘使當日不是有你們三個在逃的，只怕早就受戮了呢，他還想受祿麼？我倒以為你們這一逃，是個救命的大功呢。」貴興道：「正是！還有尤阿美，至今未見回來，不知到哪裡去了，又沒有個信。他那一份，我還代他存著呢，老七，你不必介意，只管在這裡住著。」阿七只得留下。大家又議論天來進京的事，爵興把調撥人馬之事，一一告知。阿七道：「既然這樣周密，料天來他飛也飛不過去，大爺只管放心。」貴興道：「我別的都放心，只因他先動身三天，恐怕我們的人，趕不上他，那就糟糕了。」阿七道：「他到京裡去，算他告准了，那便怎麼樣？難道還差人到這裡提我們到京，皇帝自家審嗎？」爵興道：「哪有這等事！告准了，自然放欵差來審。」阿七道：「那就好辦了。欵差未必就不要錢，大爺有的是錢，甚麼事打點不過來，除非又出了第二個孔大鵬。我想象孔大鵬那種呆子，天底下再不會有第二個的！」這一句說話，猛然又提醒了凌貴興，以為天下人哪一個不是黑眼睛看見白銀子的？饒他甚麼欵差，我拼了銀子，買他不動，拿金子去買他，沒有買不動的。且等到了那時候再說。於是不知不覺又快活起來，便叫拿酒來吃。

三個人傳杯遞盞，吃了一回，忽見宗孔大踏步跨了進來，對著阿七嚷道：「你好，你好！怎麼說話也沒有一句，就跑到這裡來了！」阿七道：「我有要緊事，來對大爺說。我早上起來時，你尚自睡著，我不敢驚動你，所以先走了。」宗孔道：「偏你有要緊事，我便沒有要緊事！姪老爹，我告訴你，好叫你歡喜。我今天早起，不見了老七，問小廝們，知道他來了。我一個人悶得慌，也趕了來。想起你們聽見說梁天來進京去了，便慌成一堆。我明明記得前幾天，姪老爹親自告訴我，說天來病了，是喜來打聽來的實信。他怎麼忽然又好了呢？因此我也學了喜來的樣子，裝了病，到程萬里那裡去看病，就問他：『天來病好了麼？』姪老爹你猜他說甚麼來？他說：『天來的病，只怕神仙也醫不好的了，所以我也回覆了，叫他另請高明。』姪老爹，依他這樣說，天來只怕將近要死了，哪裡還會進京呢？」貴興聽了，將信將疑。爵興道：「程萬里和天來是莫逆之交，這一定是恐怕我們知道，設法載他，因此串通了，故意在我們面前撒出這個謠言，好叫我們不在意。他有了這種深謀遠慮，我們正要加意提防呢。」宗孔瞪著眼道：「偏是你如同看見的一般，我們去打聽的，都不象你胡猜亂想的，倒是個真憑實據！」爵興只不理他。貴興此時雖然將信將疑，卻打了一個行賄欵差的主意，先就放下一半心來。每日只是同爵興吃酒解悶。

不知不覺，又過了十多天。忽然一天，尤阿美踉踉蹌蹌的跑來，喘呼呼的說道：「凌大爺，不好了！」貴興吃了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許久不見你了！為甚事這等倉皇？」阿美道：「喜來沒有了！」貴興道：「什麼沒有了？這話怎麼講？」爵興接著道：「到底什麼事？你從哪裡來？好好的從頭說起吧。」阿美這才喘息定了，說道：「自從那回聽說孔制台拿人，我就亡命到了南雄去，投在黃元合行棧裡，做個打雜。八天前頭，李阿添等一行人投到棧裡住宿，我們都是好友，因此晚上沒事，就到他們房裡敘舊。說起來，才知道大爺已經翻了案。此時梁天來又進京去御告，他們是到南雄載天來去路的。又說起喜來帶了三萬銀子匯單，一同前去。因為帶了重資，不便在一起，扮了客商，另外投到朱怡和店裡去住下了。說明過了一天，就去取現銀，一面送給劉千總，一面來給他們信。誰知等了三天，毫無影響。是我到朱怡和店去打聽，說是有一個如此這般的客人，來住了兩夜，今天一早，動身去了，問他到哪裡去的，店家卻也沒理會，只說是往北去的。據那店家說起來，那人一定是喜來了。我回去同他們商量，又不知往哪裡追尋的好。想起千總衙門裡，我有兩個汛兵相熟的，我又去打聽，這兩天裡有人來送過禮沒有，誰知連影子都沒有，喜來到底不知往哪裡去了。此刻關上又不能打點。劉千總那裡，也不能通個信。這裡匯單是匯到南雄哪一家的，大眾又都不知道，這筆銀子拿去了沒有，也無從打聽，大家急的了不得。又因為一路上兼程趕路，大眾都乏了，沒有人肯回來報信，叫我趕著跑一趟。是我兼程趕來，求大爺做主！」

阿美一面說著，爵興一面跌腳，貴興一面著急，宗孔一面埋怨道：「怪老爹，你有三萬銀子的大事，為甚不叫我去，卻叫喜來這廝去？要是我去時，事情早已辦妥了，此刻怎樣辦法呢？」爵興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此刻只得再打了匯單，等我親自趕到南雄打聽。天來如果未曾過去，就在那裡打點；如果已經過去了，我就在南雄轉匯到京城，尋著陳大人，好打聽他告得准告不准，然後打點送欵差的禮。除此之外，更沒有辦法的了。」宗孔道：「喜來拐走了那三萬，就由他去麼？」貴興道：「這件事只好再作商量的了，此刻先打算進京一路要緊。」宗孔道：「進京麼？我也同著去。」爵興道：「老表台肯去最好了，省了我一番跋涉。」貴興道：「還是表叔去罷，叔父在這裡，早晚還有事呢。」宗孔只得依從。貴興又慮到天來已經過了南雄，認真要進京，三萬銀子不夠，想打十萬的匯票。爵興道：「只怕三萬也夠了，萬一不夠，應允他到了此地再找足，也是一樣的。」貴興再三商量，打了一張五萬匯單，交給爵興。定了明日一早，帶了尤阿美、熊阿七動身。

三個人一早出發，一路上無心觀看山川景致，只管趕路，兼程而進。走了六天，到得南雄，就投到朱怡和店裡住下，爵興的意思，要住在這店裡，好順便打聽喜來的蹤跡。這一天恰好是中秋佳節，店主朱怡甫，格外備了酒席，請寓客吃酒賞月。爵興本來是個酒徒，又恰好碰了這個機會，樂得開懷暢飲，同席各客，不免互通姓氏。內中有好些於這書上無干的，不必表他。單表一個姓蘇，表字沛之的，他是直隸人氏，也寓在朱怡和店裡，已經二十多天光景了。飲酒中間，爵興問起朱怡甫道：「十幾天前頭，有一個名叫喜來的，曾到貴棧寓過麼？」怡甫道：「敝店過往客多，哪裡都記得名字呢？」爵興又把喜來面貌身材說了一遍。怡甫道：「象有這麼一個，他說姓凌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住了兩天就走了。」爵興道：「他到哪裡去呢？」怡甫道：「這卻沒有理會得。」沛之道：「不知區兄問他作甚？」爵興道：「他是個拐子，拐了一筆巨款去。」沛之驚道：「拐了多少呢？」爵興道：「為數頗不少。」又問道：「還有一位姓梁的，名叫天來，不知可曾到過這裡？」怡甫道：「這也沒理會。」沛之道：「可是有五十多歲，面目瘦削，頭髮蒼白的麼？」爵興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不知沛之兄可曾會來？」沛之道：「怡甫兄真是健忘，梁天來的蹤跡，我倒還知道呢。」

爵興忙問天來蹤跡，果在哪裡？不知蘇沛之說出甚麼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